



# 品味临朐

◎张克奇

## 水之韵

沿一条河水顺流而下或者溯源而上，已经不止一次了。每次的行走，都心生浮想。

自古以来，为了生存和繁衍，人类就学会了逐水而居。地球上的河流不计其数，每一条都是一道血脉，孕育着数不清的生命、希望和信仰。

我所说的这条河叫弥河。她发源于具有“五镇之首”美誉的沂山，九曲十八弯，一路逶迤而来，到达朐城时，她已经跋涉了四十多公里。与一些大江大河相比，弥河也许只算作是一道细流，但即使是一道细流，她也倾尽自己的乳汁养育着沿河的子民。一开始是花草树木、虫鱼鸟兽，后来又加入了人。即使瘦小，她也是一条伟大的母亲河。就像是一个女人的瘦弱并不影响她成为一位伟大的母亲一样。

如今，以弥河为轴线，一批高品质住宅小区拔地而起，文化公园、滨河公园、沙滩公园、朐山公园、湿地公园等绿地园林点缀其中，串珠成链，绿化净化美化亮化工程和雨污分流、道路拓宽项目让朐城功能更加完善，品质不断提升，也愈加风姿绰约、风情万种。俯瞰全城，“一环四横六纵”的快速路网全线畅通，“一轴弥河水，十里风景画”的“山水园林宜居城市”正逐步形成。

面对朐城日新月异的增长，我常常想起田地里庄稼的拔节声。是啊，这些年来，临朐

大地不是到处都在拔节生长吗？城里的高楼大厦在“拔节”，乡村的城镇建设在“拔节”，一个个落地生根的大项目在“拔节”，城乡居民的幸福生活在“拔节”。在昼夜不息的拔节声里，一个富强生态幸福的更好临朐正向我们扑面而来。

水是有灵性的，水也带来灵性。但是这种灵性是需要精心呵护和培育的。一个春日，站在弥河岸边，看着河两岸的繁华葳蕤，我不禁想起了古人的很多话：“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”“智者乐水，仁者乐山”……

## 山之韵

临朐多山。山是屏障，也是资源。沂山、嵩山、石门坊早已成为著名的旅游景区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客人前来游玩，“灵气所钟，山水临朐”的美名日益远播。而那一座座看似不起眼的小荒山，却也是一个令人咋舌的宝藏。那里面，有的蕴藏着金银铜铁，有的怀抱着大小不一、形态各异的石头。石头虽是石头，却别具一番风味，因此被称作了“奇石”。

以心观石，一块块都似了画如了诗。这些石头，形成变化于地壳运动之间，蕴山峦峰壑之灵魂，沐日月润泽之光辉，美在古朴自然，奇在形神兼备，无一不是巧夺了天工，和谐了天地之气。一峰则坐地神游，一石则奇幻千寻。方寸之间，山瀑流云，崖崖峭壁，江河湖海，山川风光，世态万象，或浓写或淡墨，潇洒淋漓，栩栩如生。

还有那红丝石，经过打磨制成的红丝砚纹理清晰如丝，质地细腻柔滑，集实用价值与观赏价值于一身，被誉为“世界名砚”；那个叫山旺的小山村，竟然以“万卷书”的方式记录、珍藏了远古的历史，被誉为“化石宝库”，引得无数人追寻并沉湎于此，对天浩叹，低头沉思……

以石为媒，为载体，临朐围绕石头做起了大文章，逐渐形成了“买全国，卖全国；买世界，卖世界”的奇石产业格局，成为全国最大的观赏石集散地，获得“中国观赏石之乡”的美誉。

在五井莲花山，我曾亲眼目睹了一块石头的挖掘过程。经过了数日数月的艰辛之后，当那块巨石在起重机的轰鸣中走出深坑的刹那，我看到，那块形似巨龙的石头身上立即披满了万丈霞光，显得那么威严、那么富有生气，就像刚刚被唤醒的沉睡。

是的，遇上这么好的时代，所有沉默或者隐藏的美好，都将被唤醒。

## 文之韵

临朐地处山区，但就在这样的土地上，却长出了一片葱郁的“文化绿洲”：全国文化模范县、中国书法之乡、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、中华诗词之乡……每一项桂冠都光芒四射，引得世人啧啧称奇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在临朐，上至九旬老翁老太，下至五六岁的童稚幼儿，吹拉弹唱、能书会画者比比皆是。有的七十

多岁了才拿起画笔，却能很快进入佳境，声名鹊起。在临朐的大街小巷，书画社、装裱店、文艺广场、艺术培训中心琳琅满目，一个个群众性文化艺术团体风采各异。朋友聚会，家人团圆，铺开摊子就是一场书画切磋，才艺交流。写着画着唱着弹着，似乎是在不经意间，一个个书画大家、艺术人才就走向了全省、全国。人不可貌相，这句话用在临朐人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。

临朐的文化，是经过时间的积淀和升华的，所以愈显从容、厚重和博大。在临朐行走，你不经意间就会邂逅一场场韵味悠长的文化盛宴，从吹拉弹唱到泼墨挥毫，从古朴传统到现代高雅，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浓郁的文化芬芳，这里的每一个人血液里都涌动着文化的韵律。在文化的滋养里，临朐人把每一个日子都过成了有滋有味、色彩绚烂的节日。

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，曾经仅在于自娱自乐的临朐文化摇身一变，成为了一把把发家致富的“金钥匙”，实现了向文化产业精彩嬗变，临朐文化自此呈现出了一种大的气度和气象。由“玩”文化到经营文化，从分散经营到集约发展，临朐文化的生机活力日益强劲，一个全国知名的“文化艺术之乡”正在悄然崛起！

岁月，承载着历史的脚步；大地，积淀了文化的精华。亲亲的临朐啊，你的凝重和深邃、宽广和博大，让所有的歌喉都沾满金色的音符。我在你氤氲的文化长廊里漫步，禁不住就眼含热泪地奔跑或者跳跃起来。

## 悼叶嘉莹先生

◎刘树亮

泰斗门人千百万，惊悉噩耗哭声咽。擎天立地大先生，莲子留香诗韵衍。

## 悼叶嘉莹先生

◎王海亭

词采诗情费琢磨，耘耕百载李桃多。伽陵高论华章在，遗韵星河问挽歌。

## 致敬叶嘉莹先生

◎郭顺敏

欲织彩锦效天孙，故土相招系汉魂。入夏清吟凉胜雪，连秋早课日同温。不凋桃李植三径，但见云竹起万根。我有诗心唯一捧，也期抱月立程门。

## 【正宫·塞鸿秋】

## 悼叶嘉莹先生

◎张恩勤

先生驾鹤国人悼，百年坎坷诗心傲。春风化雨从执教，一生奉献无图报。助学积蓄捐，赤子之心效，长裾飘逸千秋耀。

## 植物园赋

◎李霄柏

日来月往，皆为序章。四季更替，辉映沧桑。虞水东畔，近郊植园，漫步其间，淡观其境。松健竹翠，劲节依然；松茂竹密，琴瑟相和。十步之内，馨惠盈窗。园中溪亭，其畔修篁，意匠简工，古色古香。四面竹韵，一庭兰芳，虚心劲节，和静温良。四时不谢，百节常青，千枝万叶，尽放眼量。鞍马劳顿，避雨纳凉，清音绕廊，尘喧可忘。岁月不居，时节在苒，积厚流光，清微淡远。随心入园，草木丰沛，花树葱茏，生机盎然。板路石桥，竹沙驳岸，流水泛韵，曲直伸延。不觉之间，朴园慧园，映入眼帘。

朴慧两园，比邻而建，并列相趋，益彰相和，朴慧相生。方正不苟，低调不奢。格局中式，宅心宽厚，开合方圆。大气端庄，文蓄雅舍，蕴势古典。

朴园之意，本真在素，大道至简，安之若素，抱朴怀素，含真纳朴；慧园之意，本真在德，正德生慧，戒定生慧，和静生慧，福慧双修。

朴中见慧，静以致远，厚德载物，福泽绵长，其意也深，其字也简。刘塘文院，落户朴园，文史瑰宝，文脉赓续，文化传承，浓墨重彩，锦上添花，弘扬光大。多少古意，尽赋其间，多少春华，尽结其实。

风物放眼，凭栏再观。兰风台前，庭院正中，一株银杏，拔翠五云，古劲苍穹；曦照亭旁，藤萝相绕，虬枝并起，紫霞点缀，和若春风。花开花落，大开大合，心神相合。荷风亭内，月吟心语，鸟鸣花香，不热不燥，不疾不徐。

再入竹园，新竹拔节，老杆相持，日报平安。白墙黛瓦，红门栗窗，奇石假山。廊亭台榭，交错通达，一体浑然。松竹相依，厚积薄发，坚韧耐寒。系统传承，道法天然。油松黑松，松柏常青；玉竹京竹，竹竹成林。竹风虚静，儒雅淡泊，魅力独特。梳理有寸，整饬有方，豁达有序，景致蔚然。移步易景，科普生态，景观人文，立体相就，剔透透明，如作精品，如染丹青，如就妙文。

循阶信步，身置闲庭，天开图画。奇石独踞，形质凝润，荷气致祥。岸芷汀兰，春梅秋意，自有暗香。河塘溪流，潺潺东去。城在园中，园在水中。因水而生，因河而兴。兼收并蓄，相辅相融。

不入园林，怎知如许？有园如此，如在画卷。方寸之间，见微知著，俗则屏之，嘉则收之。工笔写意，与时同宽。时代如光，览物关情。学思践悟，感而遂通。立事树人，尽在精进。地阔天长，旷达致远。

更好潍坊，更具内涵，更有底蕴，更胜江南。

## 朝花夕拾

## 初冬

◎冯天琴

冬季初现，华光暗淡。大野平畴，万物凋零。风乍起，吹皱一池秋水，那流动的波纹，是风的涟漪，展向远方的无际。树叶离枝柯，翩跹起舞；草木寒风抖，欲问苍天。都说落叶归根，可是此时的落叶，一时间找不到落向何处，那欢快的舞蹈，又仿佛是在追忆曾经的水木年华。红叶着霜而红，成为耀眼的景致，引得无数的游人驻足观赏，流连忘返。那一抹红，是时令的杰作，是岁月的沉香。初冬，叶已不再红，不再醉染诱人，铅华尽洗，本真还原，思付当下，如何度过一个严寒的冬天，来证明自己已有耀眼的光彩，也有敦实的内涵。

“呼啦啦”的风吹拂着，狗尾草蜷缩着，卑躬屈膝，任凭摇曳，有一种进入暮年体力精力不支，又无可奈何的悲凉。出土不久的麦苗，仿佛迎来了人生第一次洗礼，收敛起了平日的娇惯，变得理性和稳重。

农人在拔萝卜、窖白菜，做冬天的准备。在北方，冬天是贮藏的季节，只有贮藏才能度过漫长冬日。没有充足的食物储备，就是在与冬天开玩笑，与生活捉迷藏。有了食物的准备，即使冰冻三尺，即使冰天雪地，也可以蜗居一室，悠闲地谈天说地，推杯换盏，优哉游哉。

小院的那些花草，兰花、铁树、芙蓉，已经承载不了初冬的威风，试图寻找那曾经厌恶的暖阳，它们在寻求主人的可怜，期望主人腾出工夫，把它们请进温室，安放恐惧不安的心灵。

当然，这些花草的娇气，也衬托出梅花、菊花、桂花的坚韧，它们依然傲然室外，任凭风雪起，稳坐在一隅，严寒阻挡不了它们，风雪吓不倒它们，因为它们骨子里刻下的是不畏严寒的徽标，战天斗地的情怀。此时，我很仰慕这些冬天里的跋涉者、搏击者、挑战者，“不怕”“能行”就是它们最好的写照。

我之所以羡慕冬天里的这些“英姿”，是因为我是一个最“怕”事的人，自卑的心态往往显现脸上，遇到困难我很容易心软，遇到挫折我很容易疲惫。

一个人内心缺什么，就喜欢什么。我缺少了冬的考验，所以追寻冬天到来的味道。我多想做一棵“岂不罹凝寒”的青松，我多想做一朵“何曾吹落北风中”的菊花，与狂风结伴，与大雪为友，历练一份从容，增长一份才干，成为另一个最好的自己。

我已是与初冬比肩的年龄，我还有一段才能老去，初冬是一份提醒，初冬是一场邂逅，让我何其有幸，在初冬里有了人生的顿悟和觉醒，但愿这份顿悟和觉醒，分解成稳固刚毅的行动，人生的未场，定会一切可期。

## 光影潍坊

摄影：陆菁菁 拍摄地点：潍坊市归真园



## 围炉煮茶

## 疏花·瘦竹

◎钟读花

花疏，花密，各有其美。但我，倒是更喜欢花疏，或者说疏花。

花过于密集，即拥挤；花艳花肥，本就热烈，若然一旦拥挤，便就会愈加喧闹，炫目的灿烂，霍霍如烧，灼人眼目。于是，一颗心，就难以安静下来。

心浮气躁，常常是喧闹所致。春天，看桃花，大片的桃园，红艳一片，滚滚涌涌，有气势、有力量，又绚烂，固然是美，但我却更喜欢那些乡野野桃：一株一株，星罗棋布，布散于山岗、埠头、沙地、河岸，乃至于岩石缝隙间。

相近者，如淑女闲话；远离者，似顾盼相望。疏落间，别具风致：眺而望之，淑女窈窕；近而就之，肤泽芬芳。美在情味中。

行走在乡间，夏日，最见花事。几乎家家户户，门前都有篱园，篱笆插就，藤蔓满架，篱笆间隙地，则遍植草花。草花栽种，很少成排成行，规规矩矩，大多零星散落，高低俯仰。零落，就形成一种布散之美；高低，则成就一份参差风致。于是，篱园所彰显的野趣也就浓了。

小时候，每年的七夕节晚间，总喜欢蹲在这样的篱笆下，草花间倾听，根据老人们口中的传说，倾听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喁喁情话。蹲坐间，“情话”虽然没有听到，花香倒是氤氲一身，弄花香满衣，衣袂生香，

确实如此。多年之后，回顾，尤觉甚美。

花，宜疏；竹，则宜瘦。我不喜欢江南那参天如树的大竹，感觉似莽汉，把本该有的那份韵致，全给败光了。我喜欢瘦竹，粗如手指，挺挺然，风中摇曳，别具一番风致。

于乡间居住的那几年，我在庭院近西窗处，栽植瘦竹一蓬。几年下来，孳生勃勃，荫荫一地。白天，看竹色，观婆娑；晚间，则赏竹影，听竹声。

竹瘦，竹绿。竹的瘦，劲道、挺秀、风姿翩翩；竹的绿，是一种瘦绿，那份绿中蕴藏着一种激射的力量，仿佛随时都会箭响冲天。最是明月夜，竹叶流光，竹影筛地，明亮处，斑驳如残雪；阴暗处，幽微似残梦。一夜细雨，雨洒竹叶，轻微的“唰唰”声，像一首低吟的乐曲，触动着手柔软的内心，感觉婉约极了。

疏花，瘦竹，多所宜。宜徜徉。于疏花间，瘦竹边徜徉，抬头看花，垂首闻香，不仅衣袂生香，人的内心，也流淌着阵阵花香。竹色莹碧，瘦瘦然，摇曳生姿，顾盼间，竹有风致，人自风雅。疏花，瘦竹，人在徜徉中，便多了一份风流和清韵。

宜品茶。花间品茶，随手摘一朵花，放入茶杯中，茶中就多了一份自然的清芬；一

口口品着，人的内心里，便花朵绽放。

我有一位初中语文老师，民办转正，文化水平不高，但品位不俗。他家住农村，家中有一西园，西园中遍植瘦竹。他曾多次邀我们品茶，夏日，就在西园瘦竹间。

青石板为桌，碎石块作凳，几人围桌而坐。每次，老师还专门准备几样茶食，如：瓜子、核桃仁、豆腐干、小点心等。师生，边品茶，边闲话，融融泄泄，那种美好，真真叫人难忘。

有一次，品茶，是在黄昏。夕阳残照，暮然间，铺洒竹叶间，但见浮光泛泛，竹叶流光，风来竹摇，满园瘦竹，星光灿烂一般，一派华丽……那份美，是刻骨铭心的。那日的茶，也似乎格外香韵缭绕。

至今思之，犹觉惊艳。宜读书。明人吴从先《赏心乐事五则》，其中有一段文字曰：“读《山海经》《水经》，丛书小史，宜倚疏花瘦竹，冷石寒苔，以收无垠之游，而约缥缈之论。”其实，放在今天，我觉得疏花，瘦竹下，读书，更宜读明人小品，读清人笔记，读现代人之随笔、美文，要“闲适、雅致、有品位”，如此，方对得起那疏花、瘦竹的美好。

好景，好文，相得益彰，二美并焉。疏花，瘦竹，美在物象、风景，美在风致、情韵，更美在懂得赏鉴这份风致、情韵的人。